

上饒縣志卷十三

藝文

傳道無文孔子不能以其心得告語後人域中之事非文以紀之則今人不知有堯舜藐茲七尺不必親履其處而六合古今皆在目中文之功也故志書之有藝文雖列於後乘而所係不輕封禁山之奏疏條議既關治亂之故其餘叙記詩賦亦皆各道其時事而發闡其義理前者開端後者續委時積而事多事積而文多於是書之數處三一焉未可減也有增而已且夫李愿陳慥生平非有卓然可見得韓愈蘇軾之文而其人遂傳柳州名勝與天俱生自柳宗元為之記而西粵山川壯其色匡廬瀑布雖佳得李白之咏而名甲天下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觀乎天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一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以彈丸上饒而可無貴之道哉

明疏

為請專勅嚴經畧疏

采省志補入

胡松

該臣參考圖牒問訊故老看得永豐上饒二縣所稱平洋銅塘一帶地方綰帶衢建當閩浙交會之界有岩崙谿壑之阻擅鉛礮材木之饒為方可數百里正統年間閩賊鄧茂七等蓋嘗盜治其中知縣鄧顛追捕被害該前巡撫都御史韓雍請兵勦滅遂將前山封禁內有官民米七十餘石議令該都十里遞均賠其後包賠不前復奏蠲免有籍可覆正德中嘉靖初閩浙諸寇往往時來刦掠盜開地方居民被其荼毒蹂躪累年而後定即今前項流徙乘今江



閩用兵多事又復糾黨操戈託名盜治意實伺便劫掠臣
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志查得銅塘山塲之與平洋
均爲盜所垂涎而平洋坑尤切浦城江山二縣之界重山
復嶺疊嶂層巖一轉折十數步之外即主客爾我不相睹
接凡茲醜徒經行棄伏草莽儔侶後先則爲道路之行人
俄而暗號一呼挺戈以奮則呼吸俄頃數百人可立而
聚防之甚難然幸道路往來必經人烟去處炊汲其所經
從非江山常山所轄則皆浦城之民也三縣之人其于廣
信本自秦越不相爲謀况又觀望成敗幸其得開則因而
隨行分竊固自有利且聞多有爲之耳目嚮導接濟居停
者僉謂必須請乞北照汀州武平之屬嶺北潮州程鄉之
屬漳南故事而以福建之浦城浙江之常山江山三縣與
三縣所屬之盆亭溪源高泉若仙霞小竿諸巡檢司悉聽
江西分守湖東道管轄提調責令盤詰探報可以先期爲
備如遇各賊盛集一體起集鄉兵首尾應援阻截遞邀最
盛則移文建寧兵道嚴金衢溫處守巡各道速發援兵協
力驅逐遠期者聽臣等江西巡按叅論仍乞勅下兵部查
議果于事體可行請賜不坐名勅書一道專令分守湖東
叅議駐劄廣永豐縣治訓練營鄉等兵控扼禁緝逆折潛
消幸今永豐繕造有城落成伊邇可以屏維藩翰其于閩
浙二省撫按司道止于文移往來一切叅謁儀文截然無
與庶乎于事可豫于官可常于職不曠產賦之源稍清而
受賊之委可塞矣

請止惠王住廣信疏

采省志補入

周 燾

題爲恭繹相擇之明旨俯獻芻蕘之一得懇祈聖明勅部
議覆以奠兩藩僑棲之安以慰皇上篤親之懷事本年八
月二十五日午時德安王親至南浦順帶禮部咨文二角
皆以王居一事兩奉明諭一則曰該撫按遵旨相擇再則
曰該撫按相擇妥確具奏其所以爲剪桐謀即次之安者
綦周且擊臣等即刻齊集司道再四圖度咸謂兵荒之後
鮮有樂土築舍無成爰居靡定臣等迴翔審視思仰副皇
上親親之仁故尚躡嚚而不言也再閱邸報見惠王一本
狐臣飄泊事奉旨準住廣信府禮部知道臣閱未竟而不
禁背汗之欲泐也以此彈丸黑子之信州一郡藩之不堪
賁止而反能辱親藩之駐節耶臣敢冒死敬陳風土江鄉
地狹土童民愚俗蕙邇來宗祿罄懸天潢腹詘捉襟露肘
大是不堪物色况廣信尤江右之瘠壤而巖疆者生菜晶
鹽無海錯山珍之饒其供嗇青鞋布襪罕蜀錦吳綾之被
其服儉茅茨土階無丹楹刻桷礪椽之屋宇其宮室隘以
朴而臣逆計藩王播遷之後艱難險阻業經備嘗定不求
多于此此之大可商者一道兩府兩藩供億既繁調度不
敷而又地扼閩浙之吭受敵最易汎遠督撫之轄照管復
難先年鄧茂七既盤據于前葉宗留復嘯聚于後即昨歲
靛賊竊發負隅走險深山窮谷緝捕爲艱此孰非廣信疆
域以內事乎而眼前金華之變信州政首當其衝霞鄰剝
膚以晷爲歲故祖宗令甲以封禁山命名此土者謂數百
里內禁人不得出入耳夫以窮鄉絕域數百里內爲人所
不出入之地而突然以一藩封建置其間妥乎否乎確乎

否否倘非皇上智力高懸灼然見永豐之不能建藩臣不敢爲此請倘非仰體皇上展親誼篤確然見永豐之不能建一郡藩廣信又何能再建親藩臣亦不敢爲此請且臣原非獨爲廣信一府偏懇弘慈實實以江省全局廣徵宸算也伏乞皇上勅下禮部平心酌覆如江右之益淮樂建諸藩星列碁布何處再堪位置又如江右之袁臨吉南劇盜竒荒何府再堪建藩總期皇上予之以安者臣等不敢置之以危若欲臣等堅執恩詔內一款擇於浙之台處福之汀邵廣之南雄韶州以爲推卸之路此不恕之施臣等萬不敢出也

申明鹽法舊例疏

採府志補入

葉鏜

戶科都給事中臣葉鏜謹題爲申明舊例以杜紛更以一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疏

四

政體以便民情事近日接到浙江巡鹽御史宿應參一本題爲申明統轄以飭鹽政以裕國計事內開兩浙行鹽地方如浙江杭州等十一府南直隸蘇松常鎮徽州等五府江西廣信一府皆在所屬但浙江南直隸濱海產鹽去處舊例身親巡歷惟徽州廣信二府止係行鹽地方原無巡歷舉劾事例近因前任御史將徽州題入統轄故御史宿應參欲行比例乃有此奏臣等待罪該科職司舉正若不究言其弊誠恐將來比例陳乞紛紛變更上失祖宗立法之意下啟事端紛擾之源政體民情皆所不便輒冒昧一爲皇上陳之查得大明會典山東兩浙兩淮長蘆河東廣東海北四川福建陝西雲南等處皆係產鹽地方惟兩浙兩淮河東長蘆四處利源最大濟邊尤急故先年添差

御史四員重其事權令其禁革奸弊約束豪強使占中賣窩私煎盜販者不得肆行乎其間法本善也但行鹽之說其端有二有產鹽地方利源所在其勢必有所趨故設有運使等官而復設御史以臨之者利重而弊多故也其凡于行鹽地方統轄寥闊勢難歸一但使課額不虧流行無滯斯足矣固未嘗瑣瑣稱量而必求事權之偏重也且以兩淮行鹽地方論之如應天鳳廬淮揚寧太池和等九府州江西南昌等十二府湖廣武昌等十七府州其地方可謂廣矣然兩淮御史之所巡歷者不過南直隸濱海產鹽諸府州縣而已如欲盡行專統轄之權申巡歷之例操舉効之柄非惟力有不能抑且日亦不足矣推之他省無不如此蓋天下無不食鹽之家而有不必巡鹽之處矧祖宗

立法之意盡善盡美如福建廣東海北諸處雖有鹽利止設運使提舉等官而不添差巡鹽御史者蓋以海邦邊境不盡取于民而亦不廢乎權括之術乃聖人義以理財之中而默寓仁以阜民之意其旨微矣近日以來惟務己意之所便不念大體之所存故張官置吏益啟紛擾之端朝令夕更茫無歸宿之處且以廣信一府言之東爲浙江之境西爲江西之轄而浙江常山一縣實當交界山行百里狹徑崎嶇又非舟車可通之地故山商之不樂往誠有如御史宿應參之所陳者然非地方官不行用心之罪也乃其勢所不便而自不樂往耳且以一夫盡日之力肩挑鹽止可百觔腳價當得銀一錢而舟資車停之費不與焉但此鹽止可行于廣信之境內幅幘縱橫不滿二百餘里而

又不能遠通乎境外此山商之所以不樂往也然前此百八十年來貧民但知有食鹽之樂而不知有食鹽之苦藉接遞之力需勦兩之鹽以爲食官府固未嘗禁也近因巡鹽衙門之責備巡捕有司之苛求肩挑背負盡入弓兵機快之手而反加之罪張口嗷嗷揺手觸禁甚至有以硝代鹽掃涵爲食不但三月之無鹽而已况山川界限則文移之往來者動經旬日事權分轄則有司之叅謁者越境千里且事在得已利在可因原不係產鹽地方既非利原所生又非弊端叢積該府歲派引鹽不滿八千之數而憲臺巡歷所駐難免供應之煩許訟者藉是爲逋逃之藪叅謁者因是招曠廢之尤况相仍已久垂二百年前此係籍江西之人每多兩浙巡鹽之使揆厥所由已非一朝一夕之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疏

六

故矣設使此例一開漫無底止福建海北等處將有添差御史之說矣各省行鹽地方又將有比例巡歷之舉矣上于國計無裨下于生民無益紛紛煩擾日引月滋聖朝渾厚博大之治體固不如是之瑣屑也伏乞勅下該部查照舊例寢格新例不必紛更以啟多事之漸庶事體人情兩爲便益其于治理未必無小補也偶有所見不敢緘默伏乞聖明裁察臣等幸甚天下幸甚緣係申明鹽法舊例以杜紛更以一政體以便民情事理未敢擅便詳題請旨嘉靖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奉聖旨這行鹽地方巡歷舉劾只照先年舊規不必紛更該部知道

三幾九弊三勢疏

隆慶四年八月十四日

楊時喬

題爲時未治安出位陳善懇乞聖明親覽斷行以圖中興

事臣聞天下氣運不能常治人事不能皆安惟明君英主
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乃人事得氣運隆唐虞三代至漢唐
宋其間治亂安危可考而知也大抵君親斷事臣進善言
則上下交而治安致君悅逸豫臣好諂諛則上下睽而危
亂生此明效大驗昭著史冊我國家治安日久可謂極盛
邇來法紀漸弛習俗日渝雖有治安之名而無其實無危
亂之事而有其理所謂遺大投艱于此者也我皇上以聰
明仁厚之德當中興綦隆之運百官匡德萬民待治臣本
新進小臣適奉差外藩未即趨伏班行而聞見時事輒興
中惴歷來時未治安之由與今日制保之道大約有見于
幾者三而當慎弊之甚者九而當去勢之重者三而當改
總據理而陳綱祈因事而詳目言固諸臣常談而行實自

古帝王已試善績久爲書欲上陳始以官非言責不宜出
位既因身抱危疾具疏乞假歸攝荷蒙聖恩即允放還此
雖捐軀不足爲報竊念臣許國者夙心圖報者常分茲食
祿年餘未有寸補歸後不知犬馬可能再效馳驅念此大
義不能自己謹昧死罪開列上請伏乞皇上俯念治安當
保確信臣言可行時賜親覽從容徧觀不以言煩聽厭如
這切身心即法堯舜從善轉圜之美斷然力行事關治務
斷發羣臣令之開誠布公詳審逐條議覆必期聖明酌處
施行則萬世治安端在于此不然則人事未盡氣運寢微
治安未可期矣夫幾者何也理之著動之微所謂念頭事
端實治亂安危之託始者也惟聖人知而慎之防于未然
斯去亂即治舍危就安言乎今之三者一曰朝講日勤爲

慎於修德之幾臣聞周宣王早朝晏罷漢世祖夜分講藝非不欲自逸而好勞也以必如是乃志氣強盛而治理明暢是以二君得爲中興令主我皇上初政銳然舉行天下欣然以總覽萬幾之美由此而始近或有作輟間斷政將舉一廢百學將一暴十寒矣况嚴趨而入禮完而出言問未通情意不洽其于政事義理安能有得伏望皇上念天下仰賴在于此舉奮發自強鷄鳴而臨朝務盡咨詢政事之詳事畢而御講務盡究窮義理之要或有幾務未悉諳句讀難盡曉亦令講臣念誦更端問難必明後已乃德日進業日廣而帝王可紹軌矣且志向恒在自立精神原無二用志既定于此道則精神畢聚其於妨學廢政之事時固不暇及亦知其無益有損自弗爲矣孔子曰爲君難伊

尹曰天位艱哉今庶績未理四方不寧正當聖明宵旰圖治側身修行寤寐求賢之時乃晏視朝早罷講似於慎修之道有所缺于始焉乃厥有終將何以善此諸臣惓惓之忠所以効也伏乞皇上舉行而始終惟一則臣民之望慰矣二曰票擬親裁爲慎于出令之幾臣聞我祖宗朝親理治務每日羣臣奏事面奏領旨畢書寫本後送該科覆奏施行原無票擬而事治政善正統後始有之實出一時權制而非常經古之帝王日與賢良大臣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猶恐壅蔽易生下情弗達乃以茲票擬圖治臣愚謂主張不出於聖心則君臣之間尚存形迹其所不敢言不能行之事尚多如此而曰治安也即我列聖暨先帝雖嘗承用亦惟令儒臣折衷古今裁度事理呈上御覽親酌量

可否或面加商確穩當乃御筆自書發下我皇上初政于此固嘗留意曾未數時臣見邸報有輔臣乞票擬親裁發下之請此固因職效忠之義我皇上誠當俯從所請更因此知大體不可下移凡章奏務須面議批荅亦須親筆即令票擬亦須令議盡天下之公仍擇其是者細究利弊所在明白的確然後施行如悉委于下而無所取裁臣恐左右便嬖孰非任私受賄者百計干撓秉筆者使皆執正不從則嫌怨易生稍從事于轉挽則事體非宜設輔臣不皆得人則偏聽獨任禦下蔽上黨同成私而不覺者亦可慮也至傳奉之名尤不可有何者九重深居壅在內蔽在外其言豈皆可行傳言豈皆信實該部豈能事事覆正權勢所移不言而喻傳奉不已權將在傳奉者內外奔趨蠱惑

者嚮之而主勢孤矣遠業已成雖欲奪之猶挽千鈞之弩難于爲力也哉臣固願陛下慎之三日聞言力行爲慎于圖政之幾治道在臣言君聽聽言知易行艱自昔賢君皆樂聞戒勉之言于臣未言誘之來既言欲其再是故壅蔽不在下過舉不在上天下稱明或知是而不勉非而不改總不識治亂安危之幾在此亦果斷之氣不足也今進言勉者在勤政講學敬天法祖節用愛士重農備武戒者在聲色貨利土木神仙遊玩騎射拒諫啟寵此皆忠誠所發爲德爲民者也仰荷皇上始或嘉以忠愛或以爲是後但曰該部與該衙門知道夫條陳時務該部職掌知之宜也于此亦例視焉固宜小大諸臣之懇請也近自太常少卿周時貶謫後人將謂不樂人言且有惟言莫予違之意言

者漸寡夫人臣爲國忠謀雖用言顯身尚不能致况拂之又罪之孰肯効忠直于此急宜此時顯犯顏敢諫之忠用直諫端方之士既可來諫諍以資治道亦可振臣節而葆元氣矣不然天下無事時可爲而惡人言有事樂人言而爲不及可不念之乎此三者始于一念實萬善由基本于一事實萬幾由理於此能慎是謂爲大于細圖難于易治安之本以立設有未能則幾差毫釐事成漸著玩愒因循緣法之姦與積習之弊相因並起流弊惟日其甚矣至于甚一時雖未卒圖擇其中太甚者去之則亦可轉忽爲治遠否圖安言乎今之九者一曰治體怠弛之甚智及仁行而勇斷君德也智主明或過察則體傷渾厚元氣也索仁主息或過懦則功乏精明氣勢也微二者道相成而弊相

悖就弊言索尤甚漢宣帝宋神宗事可見也何也一張一弛文武道也勵精而張之過不有從容和平以固結人心後此稍易前轍而渾厚或過治體即怠弛而不振矣我世宗肅皇帝本聖神之德飭法起治隆功峻績天下久受治安之賜乃永其深仁俾人心固結者在皇上成其美耳今天下霑被政教一年于茲咸頌皇上仁厚之德性生于天而又咸頌皇上剛勇之功當勤于學蓋以君德主剛今政未蒙親斷似剛勇未足而怠弛之弊將漸而起是以翕望皇上體乾剛昭獨斷凡事幾所在衆言僉同爲機會不可失左右不可謀異說不可搖流俗不可阻者即持其志奮其氣邁往力行之乃謂之大勇其勇于施仁則爲親賢愛衆爲柔遠寧邇無煦煦于私息一命一賞之頒乃謂之大

仁勇于用智則爲之貴德遠姦爲明目達聰無察察于章
疏一言一字之失乃謂之大智如是則剛明足以起懦厥
德允修渾厚中有精明治道自振其于前業可以相成而
免于衰微矣宗社無疆之麻其在此舉也哉二曰法令更
易之甚自古帝王初政必有詔令以一人心志耳目其行
也則必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未敢有越踰違易者近我
皇上登極一詔撥煩剔弊誠治世遠猷也何一行即有更
易其他且不假論即如內府名_武糧段疋之類一節委科
道查盤矣科道言官言如當理雖乘輿改容卿輔待罪乃
以侵欺冒破之罪劾一二內使其言不行又聽其先入之
飾言即免究治且諭其自請免查之疏甚于初令相睽亦
非開言路而懲姦欺矣顧往事難追此後果足稽而不侵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疏

十一

欺乎不需索乎禁門內賄索公行無忌法紀安在是須嚴
革此輩不然留一二謹順者專管出入候皇上不時取用
即令供應不許推延遲滯用過即登數籍時委科道稽查
如有侵冒聽其便宜處分題請若有缺少合用物件照例
行部查送不得輒陳妄擾庶其可免侵漁無窮之害乎三
曰賞罰冒濫之甚治道之磨勵人心有賞罰古者善不即
賞揚之不已乃賞加而不及于無功惡不即罰過之不已
乃罰加而不赦夫有罪今輦轂下民易犯法最在勳戚勢
要內習廝養之輩始恃其憑藉莫有發之逮發之而鑽求
挾持法司不能竟訟此固縱惡實亦長姦盡令法司死此
輩有犯即時招寃大者請詳小者徑發如阿縱故容坐以
賣法是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此也至賞尤不足勸何者

彤弓爲旣弊袴待功物雖至小將以君命得之者足榮也我祖宗朝節用慎賞間有大賚自數金至表裏一二止也即今不時之賞常格之頒分外之求既廣銀幣數多內帑告竭民供難繼恭逢我皇上天性仁儉屢加節省持盈易侈永圖惟懷而諸臣者或仍無宋臣司馬光辭賞之見王且憂民之嘆謂之其德未也此特銀帛耳臣猶願留以待緩急之用乃爵賞大器尤不可褻前府中監後俱拜錦衣世封夫非軍功不襲昭然祖訓今乃及于無功不知矢身宣力於社稷疆場者何以待之此中外聞而甚惜者也臣聞開國靖難有功封爵者一有人言與過戾即削去不議復意固深矣以是例處此也尤宜四曰官爵納鬻之甚爲官擇人不私匪人古道也今不特不擇且從多財帛者之

自擇寔選暨推廣事例是也昔始議時猶謂非經世遠猷旋當報罷行數年矣需用非此不濟上下恬習而安而賄賂彰風俗壞皆所勿計或謂此小吏非正官不親細事小吏最邇于民彼方傾資援納而來心切求償初費緡銖誅求明言公索上官緣此亦曲原貸傳曰爭民施奪皆此類也識者尤謂子弟納官富者因此而貧亦或有之臣謂直須早罷此例永不許再開倘經費不足自古理財大道良法俱在未聞有假此而裕用者也五曰府庫虛竭之甚夫虛竭者何由而致用度繁歛數多也臣舊年聞戶部歲入合民運鹽課贓罰等銀共二百六十餘萬兩應發內府各邊官俸軍需三百七十餘萬兩古者量入爲出九年三年蓄積今出倍于入一年儘數不足支發內民運尚有災傷

蠲免者往者工部所需猶且取給於此後因不敷乃議加派四司料價五十餘兩又加冊封冠頂銀六萬餘兩夫取於民者有加用于官者輒乏力詘舉羸莫甚此時以二部言工猶易節倘荷皇上銳然罷興作減織造裁各監年例之支給省內侍墳塋之敕治猶頗可支其在戶部則有三難一內出入無籍可稽司國計者不一預開一太倉銀米多爲權門月課典倉塲者不能覈革一各邊主客兵餉歲費日增理疆塲者不能裁省是日用度繁也將以爲在民臣觀民間既入糧稅矣又雜派差徭既應里甲矣又收解大戶既充驛傳矣又柴薪馬丁既出民壯矣又軍餉邊需既四司料價矣又買解大木爲名不一而足爲派不時而有其間官吏乘機加派豪強挾勢過征稱頭火耗使用起

解之類不可勝述臣自家居而來每見數城數令未有一人能悉卻此且指弊例名爲舊規庸才相踵民瘼不念所以下戶流移中戶稱貸上戶併役是曰歛數多也此謂不在官不在民又求之在外庫藏臣舊年奉使每過郡邑問之長吏府不過數千金有未足千者邑不過數百金有未足百者求其實由嘉靖二十九年邊將括取而去乃倉以預備爲名屢勒積穀多寡見賢否之令有司惡簿書期會即譽隆上官孰肯盡心於此即鈔關抽分雖爲權商寬展實則額外之征莫非民財官多事擾民窮財盡以臣奉差杭闕觀之年豐商集司事者不負所委額羨俱足年或荒歉并商旅不來額且不足矣又將何以補焉總此數者而觀積貯國命之大乃內匱外竭如此是爲無政事矣萬一

有如古方千里水旱盜賊口口之警將如何而應近聞縉紳以屯田鹽法常平復古爲足用一策顧空名無實徒言未行茲不敢謂百千年計只目前一歲足支一歲之用計將安出哉臣謂無所費則有省有所省則有積此其道在上不在下則夫爲會計錄以獻又時具水旱盜賊以聞臣知我皇上當惕然思奮然振起其處此何難之有六曰莊場擾害之甚民之資生者田地公家之取給者賦稅論治者言之矣井田難復限田難行均田未必能舉職養民者其可無善處之道乎今以北言東起遼陽西盡甘涼平原沃野可做江南水田之法以南言東至淮南西抵漢沔土曠人稀可名種江浙無田之民從中或免起科或輕徭役而又畫以溝塍畎澮俾公私有界旱潦有備亦佚道使民

一良法顧莫有議行者去王道遠矣人恒言古者民養于上後世聽其自養今不獨聽焉併其所謂養者奪之如勲戚莊田內官莊干田宗藩寄莊是也夫王者四海爲富普天皆土何在于莊至勲戚有券內官有供宗藩有祿乃又別置莊場或奪民開墾已成之業或侵民成熟已種之租或致令徭役重併糧草賠納或希圖冒免糧差虐勢所及擾及官府害及良善莫敢誰何宜照先今題例差風力科道官清查或給還民或令當差更酌之以革弊由漸行法以嚴之道此其重農安民一務與七曰制度廢弛之甚制度者貴賤有等上下有別之謂也惟有等別而後物無妄費人不妄取臣觀禮儀定式自冠蓋宮室飲食輿馬至冠婚喪祭名分嚴明臣民當遵者也今視爲泛常珍竒錦綺

之製雕梁畫棟之設厨傳騶從之煩百倍于往士民不識
四禮往往以修齋奉仙糜費徼福緣此財用日窘風俗以
弊然法禁之行始于貴近觀之畿甸戚勢貴近之家佩珠
玉饒錦綺峻室宇侈聲色營寺觀動費萬金不惜自長安
街始凡官房居宅大半係內監所有即此多財彼非天降
地設固刻剝奪攘而取者臣前謂府庫虛竭此則積聚無
算此謂不在官不在民而在此也夫國以禮貴畿以民實
今禮壞則防潰民少莫與爲守加以舖戶各項科擾前稍
立錐者近皆從逃其在者多爲此輩廝養爪牙故曰紀綱
未壞疆土未感而國非其國者此也端本澄源伏乞皇上
美聲淫色不接耳目遠方難繼不奉口體珍禽竒獸不育
禁闌峻宇雕墻不施營造禎符瑞異不具賀章更豐儉適

宜如禹之無間則觀感化導內外一于正矣八曰士氣卑
弱之甚治道由人心士氣維持人心由士氣興起今士氣
委靡成風譬則越綿不圍而軟由往時輔臣議禮爭勝假
峻刑以箝衆口一二貪婪固寵者繼起陰懼公議襲用舊
法遂俾士大夫禮義廉恥之維不立馴至此時以言不出
口爲淳厚推姦避事爲老成員巧委曲爲善處遷就苟容
爲行志柔媚卑遜爲謙謹虛默高談爲清流論及時事爲
沽名憂及民隱爲越分居上位以矯亢刻削爲風裁官下
位以逢迎希合爲稱職趨爵位以奔競辨諛爲材能縱貨
賄以侈大延納爲豪俊世變江河愈趨愈下欲砥柱中流
而挽回之宜崇朴雅獎恬退尚悃幅不雜聲實並茂之行
未用行卹濟人各舉代之法當者推否則舉主連坐之罰

既用行羅欽順久任趨遷相流通與近部題內外均勞之法大臣務主公道風興推讓不以納交虛譽居要地量擴有容不以拂意偶謗置別遷言官各持公論志存渾厚不舉細過曖昧傷大體事行直諒不可緘默觀望失事機守令尤親民職專向以威福任己德澤不下流也衆建撫按藩臬臨之百紀一綱憲度以肅顧位俱民上體均非輕特權勢所屬施承各過遂爲定體藩臬稍輕守令最輕也即如相見禮節憲綱所載修行已久加以庭跪道伏往體有庭見長揖道遇避輿固嚴或亦尊特命也乃跪伏可待賤品槩施守令非古禮矣士夫居常平交一旦爲牧民遂屈膝仰觀情亦未安臣惟天子議禮斯上不驕下不諂合行該部會同內外知禮諸臣查憲綱考古制仍隨時斟酌不

得泥古襲今一如宋制何官以何禮相接相見凡專制奉使監臨守土凡堂階輿道拜坐叅送議爲成規刻布公署上下遵守庶免臨時兢議乃禮文既定實意自乎士氣以振古者刑不上大夫賈誼長太息於漢猶以束縛輸司寇爲不可今不但輸司寇又隸錦衣其以言得罪偶誤朝叅因事罣誤並容拘執名分辱甚矣其如先今諸臣所議錦衣止典禁軍而訪察拘繫一屬法司凡中外刑名除不道巨獄及貪酷不縱外其餘小過如建言等並從寬釋如糾察不公體訪不真等並容辨明乃體貌既尊觀瞻自美士氣以振此兩事者事雖迂遠實關志節舍此不早葆養倡勵當平暇時小廉曲謹高論危貌儘爲有人萬一變故在前欲求直躬不屈臨節不奪者或亦鮮矣九曰議論虛浮

之甚天下有道行有技業篤實君子先行其言是故先王
一道德以同風俗修行之謂所謂行者孔子修德講學徒
義改過備之也講學之風此時甚廣實興起斯文者盛心
美會也臣從東髮時即從諸大夫後聞之舊年官京師見
講者多負倡明者初意而講勤者又得美官人遂議其假
此爲仕進捷徑及奉差浙江見一二士人時稱爲冉閔者
迹其所爲在市道人下諸司暨士民深厭其鄙賈夫學乃
入德行道之務講有求明踐實之功譬之衣食不可一日
缺乃儒貌盜行口說心違者冒名實焉論者謂清談盛而
晉衰僞學禁而宋微時勢所趨儼然可慮臣愚卜天祚世
道當無宋事特虛言勝實行微外倫理職業爲道假虛見
靜悟爲學卒使內空其心外踈于事其爲行自信心而不

據理顯然晉尚清談之弊而愛官爵之請有或同之由今
不變後進將謂道果在是止是自足只今人才士習識者
已謂不逮弘正之時此往又不知何如也維輔世教者自
有一變至道之方天下日望之矣顧道德之本風俗之原
其在皇上崇實屏虛端已重行于上諸臣各慎修實行敬
應于下則不待立門戶互標榜騰談說而君子德風天下
嚮道感應之機有至妙矣臣自分學昧意狂然欲忠于吾
道且願士大夫有其實無務其名幸亮其心而原其罪可
也此九者由一念造端而成于已著由一事因循而積于
漸漬于此極計圖回則太甚者去治安之事以行設有不
去將弊孔日滋訛謬承襲逮其勢成而重則然猶可爲者
亦在於識之早圖之力耳苟識遲圖緩則履霜堅冰至雖

有善者莫如何也言乎今之三者一曰宦侍之恣重于難制臣聞君道貴清心寡慾其要在起居男女飲食之間自昔帝王恒慎所養嬪御有數宦侍有節我國家初年亦有闈人五百粉黛半千之歌諸臣嘗疏請用宋儒程頤親宦官宮妾時少接賢士大夫時多之言固以養心爲望忠愛至情也臣知皇上當必力而行之若宦侍不可不擇亦不可縱何者人有賢否賢則內養德而潛消默奪于微外助政而明爭顯諫于著否則異是臣不服遠引在先朝則有若金英諫止南遷懷恩乞罷傳奉阮安不私公帑單吉勸辭莊田功立名著至今稱之否則大如王振曹吉祥劉瑾等之專權怙寵次如汪直張永谷大用等之招賄貪功終取禍敗則有何益今在于皇上左右前後豈無恩等若人

亦豈無振等若人惟當擇而用之顧內臣之賢不在他在不干預政事我聖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書內臣不許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後因權閹徹去及脩大明會典諸臣畏勢寡識不備載入遂失防閑法意而後乃漸異矣何者昔食于大官而不置俸後祿米支賞賚頻矣昔止供給掃除而不管事後司錢穀典甲兵矣昔止四品而無階爵後崇體貌盛輿從矣此猶往事而今乃尤異矣往公務知會該部查發不輒行題疏今行徑請侵部權矣往賞賚面叩領受不請討陳謝今疏謝乞恩擠卿列矣往有罪被論不遽辨誣今誣人以過明已無罪與公論抗是非矣未言官風聞指摘時政聖明尚當曲爲優容大臣猶以不强辨爲體何獨此輩乃不能一措言之豈其朋比壞政干

囑公務攘剥官民騷擾道路當任其所爲而禮法不宜制
耶人心常飭于奸之未發而肆于法之既漏今奸發而法
漏矣彼更何所忌憚乎仰賴聖德虛明信倚輔臣政柄不
移稍上下情睽假借色生章疏一其主之讒諂盛行安得
不如前所云難于奪乎昔人有言有罪不赦有闕不補言
勢漸成難于制也今禁內西海子淨身者衆矣彼見夫富
貴易又無罪戾孰不欲僥倖希圖進用如是而欲本清源
潔難也顧其中未必皆然臣見邸報有內官監太監李芳
採納愚忠一疏觀其言意確然可行乃未蒙允行豈以爲
宦侍忽之耶孟子叙道統即武王不泄邇忘遠爲聖人憂
勤惕厲之心固至邇者也皇上信行之勿疑乃爲取苦不
遺而君道成矣第臣見者芳疏未知其行事果能不干預

果能率擇其屬而潛消默養于微乎如其言一未能矣言
雖切虛語也微名也所以其言之非實者將以爲干預政
事之漸也疎而遠可也如能之則賢矣賢則自知晉文公
守原之議出於寺人勃鞞爲不可而避利推權惟恐蹈之
行且率其類皆爲恩等若人其功名當與之並傳矣然其
要在皇上親覽政事信任輔卿大臣聽納科道言臣而莊
蒞慈蓄內臣凡此內臣將棄舊習而爲忠直亦可保全而
不速禍敗此內臣之幸亦社稷之福二曰宗藩之祿重于
難給治有九經如修身次親親然事實適中而庸常可久
是故薄則鮮恩厚則踰義皆不可久所以尊位重祿同好
惡而勸者爲中庸之道我國家待宗藩之禮官給有冊封
宮室婚姻喪葬諸費民編有厨役齋卽舖陳諸役更時遣

使存問匪頒恩極厚矣第賦入如昔而宗藩之生日衆以
一府觀國初親王一位今郡府將軍中尉至郡縣主儀賓
凡數千位矣今二百餘年七八世耳繁衍若此繼此將本
支百世盡賦不足以供之臣觀江西府三耳位不滿千祿
給猶不時不均在山陝河南湖廣多者可知也固有支給
不平自相怨爭者有今年稱貸書券付領者有攔街進毆
傷吏卒者有率衆出城甘爲不法者有擅自來京輒便題
擾者有衣食宮室無資男不婚女不嫁沒無葬者此皆天
潢日盛祿米難繼勢數必至往嘗佐以內帑太倉鹽銀茲
三者司農屢告匱矣正當易窮通變之時未聞有建議及
此豈親親之際難于言祖訓之重不敢違雖言亦莫有出
身任其事者顧前臣爲論衆矣而未能用近禮臣議矣特

儀賓恩數而非其全臣讀儀制司職掌內有豐林王疏定
子女以杜詠僞見甚確王宗人也豈無身謀子孫謀特目
擊勢重不早預圖非特無益國家亦非宗藩之利今貧者
枵腹待給富者糜用踰制比前尤甚豈待其困極變生乃
爲之所乎亦付之無可奈何乎臣聞一說似亦可行我祖
宗以來凡事于親藩必手書與諸王共議固情敦一體且
勸而不怨也茲天下事體重大孰過于此盍具書與王將
先臣所論未用之言仍令諸臣各具條陳之說又令戶部
通查天下出入錢糧與災傷蠲免之數昔日祿米較今加
增之數備叙今已百分難處數十年後生齒日多益不能
支給開具成書擇德望才名兼全使諫部兩人者充正副
使而往面諮詳議更乞天語叮嚀諸王會同該藩各位不

分尊卑長幼凡有欲言欲達之情各具疏封固使者轉達
確查貧不自給祿米不得支者勸諭本藩當爲念親愛富
貴之誼不可坐視同室之窘且體朝廷周恩之難須曲爲
善圖以報於中豈無如豐林王之先見嘉謀者藩屏之念
本源之思固人人有之由是內有願辭重祿即從其減支
可也有願以分給即損餘補不足可也有願蠲餘財即獎
勸周乏可也有願出如課之類如庄田之項即抵補役費
可也或照内外文武官支米折鈔之例或行弘治中遽減
房價及開礦造墳之數或用豐林王限妾媵別嫡庶以革
花生螟蛉之姦或照仕宦家疏屬以下爲同門異室之制
或法家立孤遺俸給以待袒免而下之親或復宋設宗學
以科舉收有用之才或准近日裁革冗員例減無用之官

後或思數當與即與不必令差人至都併卻其例外之請
即內有裁省減節然不裁省以他用而均支於本藩不減
節於今日而定制於將來是謂因事處事各親其親衆心
皆知此舉由事勢所窮而致原非得已固宜其樂從者衆
也不然好惡不同貧乏日衆祿重位尊者安能獨富貴哉
語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固是道也宗藩中有首肯議
此出以爲之倡者其人固即周旦衛武將功著彛鼎聲施
竹帛矣樹坊揚忠勅賜獎嘉豈足盡其賢哉此非立談卒
辦之事惟在皇上篤親睦之恩諸臣竭股肱之力乃可與
慮始爾三曰邊境之威重于難振臣南人不識邊事則常
有過計者以國家燕都百里外即戎服甲帳遊獵之騎一
日即抵城下數年間凡數至矣非但昔日附背扼吭之慮

但情止利捨掠馬不習水草難於久留萬一此態頓易將何策以應日者邸報知薊宣有口潰墻而入邊塞戒嚴致煩宵旰策勵諸臣分遣將兵其間何自而至與所由禦敵進退之方臣不聞其詳不敢妄陳謹據往昔所聞見者畧爲籌之可例推矣夫強本者弱枝有備者無患京師者四方之本而備莫大于兵團營者兵之備戰者也臣嘗見其操演帶甲雖十餘萬求轉臂懸之拍手乘騎者絕少乃面有菜色馬多露骨問以旗鼓坐作漠然勿知詢其由壯強者充實者皆匿名籍營圖生業赴操悉老幼僱募之輩其爲內家佔役冒名支糧者尤衆即欲查稽凡把總號頭之類皆其家人私充近又得直疏舉用孰能覈其實而出之以是曰其人能戰未矣更番入戍者兵之備守者也尤多

老幼不堪一人入戍常代數人持募錢至都下應點則出錢催倩有役則鑽求免脫其託身汨沒於勢近家者尤多推此而騰驤錦衣可知也以是曰其人能守未矣前代去邊各遠兵政不致微弱如此今當百里之口蓄無節制之兵謂之有武衛可乎往年本兵用言官之議稍加查革紛動怨謗議即不行語曰城門閉言路開及今不如言者所請而行待門閉而開言無及矣又聞之各邊遼薊以荒歉單弱屢犯孤危宣大以堡砦盡破精銳漸銷甘涼以藩籬既撤斥堠難置及諸徼之入衛各方之土著日朏月腐而地理消條芻糧不給軍政姑息卒心驕悍處處爲然亦詢其由大都謂致於將帥者四庸懦者退縮失機輕躁者易敵損威悖逆者私自交通貪饕者減剋斂怨致于督撫者

四玩縱者偷安爲事欺蔽者掩敗爲功疑滯者賞罰不信
昧弱者節制不嚴乃命令之出于廟堂者亦有未善三當
閒暇則禁網疎濶有警歟則誅戮太嚴致督臣之畏懼議
威殺則文法牽制賞罰則錢穀不敷致邊將之阻撓困
徭役則蠲恤不行俘逃離則邊功不覈起邊民之背武以
此故口得深入如此大都中原虛弱已極口每一過不問
勝負民間一空庫藏且竭事勢難支固稱岌岌况鏖戰經
年未見一報奇捷又何能禦其心而使之不來諸臣縱有
碩畫自重督撫而知真信篤任久重將臣而厚賞重權倡
勇重邊民而薄刑寬徭厚振之外未有他說見諸行事奈
何即振又聞之留都養無用之驕卒濶閩有無常之海風
滇廣多不率之苗民是皆攘蕩中土而銷耗神氣者伏望

皇上測然興念力加振起敕下本兵諸臣即前日之失改
圖萬全之計毋但寇至張皇寇退便安斯得矣此三者譬
則人身宦侍者腹心也宗藩者骨肉也邊境者皮膚也一
有疾焉即身不安三者皆病其何以堪茲欲循序而治莫
先於腹心安道在制其恣制之者不行其讒言不謀以政
事不可與羣臣通接善差外公幹次莫要于使骨肉安道
在給其祿給之者一其好惡均其爵祿又定以制節謹度
之禮兼修古者小宗聯屬之義欲全安貴于皮膚不傷在
振其威振之者足兵食肅紀綱信賞罰而其樞要由國是
定元氣勝定與勝者臣願皇上遠法虞帝儆戒而無怠無
荒周武明德而不玩人玩物斯政教清明四變無隙可伺
內順治外威嚴者在是也臣自知冒分干誅然語雖狂謬

意則朴忠言于隱然未著者爲曲矣徙薪之見言于顯然當圖者爲良藥苦口之方此固天下公言而實萬世常行之道如此則治安務其槩已具餘皆節目可次第而理不如是所謂不蓄艾而求病立愈未見其能濟者此臣知而必盡言言而必盡意沽忠塞責非臣所敢至身之利害遲鈍尤非所期者也伏望皇上俯垂清聽悉賜施行則實天下萬民幸甚宗社萬年幸甚

陳言六事疏

鄭爾說 邑人

爲教因天變人亂敢陳脩省之實伏乞撫安之詔收拾人心事臣竊見皇上臨御以來手誅逆璫肅清奸黨治曆明時躬郊步禱敬天之極矣而天心未厭亂向臣鄉雨粟近黑祥也留都雷電不時不寧不令也近者日光黑翳經月

不散矣蠲租貸逋賑民疾苦勤民之至矣而民心未悔禍流賊未至則矯足以待既至則乘機搶掠矣以此爲適然之氣數不足畏即如去年鳳陽鷓鴣示異祖靈先已告戒而當事不備今茲寇擾其應不爽如此則今日修教修禳可弗亟講歟臣愚不避斧鉞敢以六事備採擇焉賦役得無太繁與刑罰得無太濫與摧抑得無太甚與鼓舞抑未盡神與言路抑未盡暢與焦勞得無過當與祖宗時錢糧考成以八分爲率今則須十分矣蓋一年之中有帶徵有現徵有預徵有加派及雜餉一分不完則縣官罰俸再不完則降級又遞而罰及郡守藩臬此法愈嚴也貧民畏比則逃亡即富室豈真有不涸之藏不過田產所入耳一歲不登則稱貸再歲不登則鬻田宅田宅盡則賣婦子婦子

盡則亦逃亡而爲流賊此情愈極也法愈嚴于上則情愈極于下與其取餉以討賊何如留有餘之財以養百姓使不爲賊也故緩考成亦收拾人心之一大機也唐虞原不廢刑然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在今日則惟恐失出之意居多神祖享太平四十八年幾制刑措聞寧夏獻俘時行刑者幾不知如何用刑今者長安無日不戮罪人故有大市街棚不必折之語夫殺之盡當猶傷天心萬分之一有可矜疑則東海孝婦尚能致旱三年况急刑不能弭盜適足驅人爲盜耳陳勝吳廣誘人曰死于法與死于爲盜等死耳蓋死盜乎漢高祖爲亭長解囚徒五百人失期當斬高祖語囚徒曰公等亡吾亦從此逝矣人人以其長者願相從起事故曰寬則得衆亦收拾人心之一大機也夫得

君乃可行志獲上始能治民今法制煩苛動觸網羅即如宰輔總憲或尊則保傅親則股肱葷非自作罪因呈誤逮繫同于纍囚又如卿貳部曹郡縣藩臬強半降級罰俸虞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如其賢勿貳可也如其不肖去之可也今處之似用似舍非賢非不肖之間面目可憎即此人殊無展揚之氣孔孟亦難展布况今人乎又臨敵易將兵法所忌街亭之敗諸葛亮自請降級孔明從昭烈經營天下已四十年威信足服軍士不關位也竊恐今之督撫鎮道非藉名號不足以彈壓軍心與其戴罪奪級又不如速易之爲愈也故曰摧抑太甚也介冑之士不拜所以鼓舞武臣也然縱之使如驕子撫臣囁嚅不敢問何以使無敵於前乎裴度入蔡李愬以元勳迎拜馬首度跼躐不

安想曰河北所以敢叛者以不知朝廷紀綱今特示之以禮故鼓舞須善節制乃神也語曰城門開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開言聽言緩急失時也皇上納諫如流有何忌諱但近來頗疑言官爲沽名夫名有何用不過共指曰敢言耳一嬰逆鱗禍且不測人臣苟非忠愛之極何忍以虛名博實禍哉願容納言官俾得盡忠以匡時弊至于皇上一身天地祖宗之所託子孫臣庶之所依也皇上清心寡欲不好聲色貨利天保自爾多福然近以祖陵焚燬慟哭引咎臣以爲尤宜節哀無過于憂無逸一書稱文王自朝至于日中身不遑暇食立政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今四方水旱盜賊及用人立政之疏皇上宜躬自省覽至于刑名錢穀付之有司無煩宸慮寶嗇元神怡養泰和壽考無疆此即久安祖宗之至計也臣小臣也何敢言事然事急矣臣不忍不言也皇上幸聽臣之言詔書明告天下捐除一切務崇敦大使天下知向來皆有司奉行之過而非朝廷本意則百姓捧詔而感泣流賊聞風而悔過三秦豫楚可傳檄而定也若以臣愚越職爲罪則臣願從龍逢比干遊不忍見祖宗櫛風沐雨百戰以得之金甌爲流賊所殘破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八年二月十四日題十八日奉聖旨收拾人心是今日實事但刑獄款內援引不倫鄭爾說殊屬率妄姑不究

劾大學士溫體仁王應熊疏

前人

乞逐誤國之奸輔以慰太祖尤乞斥妄言之微臣以謝輔臣事臣竊見溫體仁王應熊久據揆席勸勦無術論者交

章攻其貪穢皇上不即罷遣者蓋以人臣事主苟功在社稷則如蕭何之田園自汙趙普之海物足珍者俱可稍示優容然二臣功則未也罪有甚焉輔臣者平章軍國重事者也今外臣有事不得已而上請者未聞二臣獻可替否不票曰撫按如何並無確議則票曰督撫酌議措處以此爲巧却之常不知外臣非甚難理何敢仰籲輔臣一味推却王言既出外臣不敢再瀆唯有仰天拚膺付之無何而已若然則揆席豈真悠游養重地耶今何時也可容此伴食中書遵養時晦之輔臣耶臣知二臣善讀漢書謂三公燮理陰陽如丙吉不問道旁死人而問牛喘道旁死人可不問今日億萬生靈死于橫徵暴斂者十之四五死于流賊鋒鏑者十之八七亦可不問乎若必見牛喘而知陰陽

之不調則必晝錦綠野時始求所爲燮理遲矣此其誤國不小也臣請正其誤天下誤祖宗之罪二臣將無辭以對體仁自謂杜門寡交應熊自謂硜硜小節以此固窳不知此忍情飾性之所爲有何難能而自詡耶試問二臣能如王安石之蓬頭垢面乎能如王安石之粗衣糲食乎然至今罪安石者謂開二百年戰爭之禍不過以安石執拗叛爲三不足之言以誤天下耳然安石言之而二臣又身體力行之者也安石謂天變不足畏即如去年三冬無雪冰雹地震處處見告鳳陽異鳥食麥一疏二臣褻如充耳以至潁州設鎮力排衆議置重地兵荒于不顧矣安石謂祖宗不足法二臣極意逢迎變亂舊章如督撫不用樞貳而用一債轅之陳竒瑜蜀撫則授意張捷而用王維章以至

諸事刻削斷喪元氣設考覈錢糧以撓考選不顧祖宗成
憲矣安石謂人言不足畏二臣力排人言如章正宸莊釐
獻吳家周李世祺動遭仗馬之斥又借朋黨相傾幾一網
打盡矣二臣不欲天子有諍臣故巧肆排陷然諫官之口
可箝千萬世笑罵之口亦可彌乎二臣力行三不足之言
以誤皇上至今日何忍言哉高皇帝身叛大業歷二百餘
年以付之皇上正爲仁祖保此一坏土耳即皇上獨簡二
臣和濟艱難亦祈冀安祖宗耳而今被流賊焚燬矣嗟何
及矣皇上躬自損抑不以咎二臣二臣豈真謂罪不干已
戀戀揆位耶臣不知其死之日有何面目見高皇帝也臣
爲二臣計唯有早自引退猶可以自釋爲皇上計唯有速
罷二臣祝史致辭庶可以慰仁祖太祖在天之靈不然若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疏

二十八

僅以地方官塞責必非仁祖太祖之心也臣以小臣而議
及大臣自知僭越尤乞皇上併斥微臣以謝二臣不然二
臣恨臣必將以不明不白之事陷臣如所以中傷張壽祺
者以中臣則臣寧爲祖宗受罪必不甘爲二臣所中也伏
祈皇上鑒納宗社幸甚崇禎八年二月十九具題二十三
日奉聖旨朝廷設立言官關係甚重且建言條約自有憲
綱即糾劾不法之狀亦必確有實據如此論劾何得不聽
何難處分若徒慕建白之浮名執一偏之意見且其論劾
又出嫌怨成心一遇細故連篇累牘至窮批覽又使經事
大臣杜門引辨停閣事務及至詰問藉口風聞至于巡方
部司不謀職業乘機生事信口擾攘成何國體鄭爾說摺
撫浮言妄詆二輔明係附和沽名姑着降三級烙舊該部

院知道

劾吏部尚書李遇知吏部主事左懋泰疏

前
人

驚聞意外之擢直發從來欺蔽賄賂情面之積習伏乞大奮乾斷以滌奸竇以肅銓政事臣聞唯辟作福唯辟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國凶于家者何也蓋人臣不忠敢于無君竊弄威福植黨營私故當權者炙手可熱遂使媚竈者好官自我笑罵繇人以至賄賂公行貪汙得志盜賊日盛民不聊生也若孤高絕俗之品則抑之又抑受抑者固無路可伸即旁觀受抑者亦僅付之一嘆肥瘠無異誰肯代爲控者臣至今日受抑極矣不得不冒不測之罪控于皇上即使臣幸而獲罪猶使亂臣賊子之肺腸有不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疏

二十九

可對君父者盡露而不可隱臣自去年補兵部至今始年半耳忽聞吏部推臣杭州知府矣以爲臣俸滿宜升乎近奉旨部司宜久任故臣部四年資俸最深之張嶙然尚未得陞臣甫及年半故未有堂咨不知選司何憑忽轉臣也此其抗旨一也以爲臣資深品著應躐陞乎臣以十六年孤踪起補兵部蒙皇上甄別邊腹兵部註臣困衡已久堪當腹道之選欽依存案故改臣等別衙門也梁應龍改部未一月隨陞福建僉事臣事同而轉異是故違欽依定案也總之從來積習最不喜皇上自儲一材自授一官稍示變遷可以招搖恐嚇如周延儒當權內而鄉貳臺省部曹外而督撫道府之羨缺一手握定故當時笑吏部爲輔臣奴隸延儒已去則監司郡守羨缺選司握定無官不賣無

官不買譬如商販估價而售皇上處一吳昌時正刑一以
儆百豈料前逐虎而後入狼左懋泰暫署司事賊私便爾
狼藉不知儆戒太祖所謂人不畏死豈不誠然彼不過謂
抑一孤遠之臣必無有爲臣言者即使臣不平而鳴亦不
過借厭薄郡守以塞臣口臣即以此破其奸竇夫僉事五
品腰銀官清冷而無味四年方轉憲副郡守四品腰金且
地羶而可羨二年即轉副使未免鼻繇人牽故委蛇諧俗
之士每樂郡而風裁自好之品則願監司且臣一窮書生
遭逢皇上官階四品大夫豈不爲榮又諺云上有天堂下
有蘇杭在他人欲之亦須得三千金今臣不費一文豈不
德銓司而反以言賈糶哉獨恨其違旨行私前有覆轍而
不鑒旁有公論而不畏把持成癖使皇上孤立於上釀成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疏

三

國朝
糶亂於天下皇上若宥臣之罪立賜清問臣將冷眼所覩
天上地下欺蔽之弊和盤托出更絃而化天下猶可庶幾
不然天下事敗壞至此已極尚容羣青之再悞哉臣寧斥
而歸農耳忍見宗社之淪胥耶臣無任悚仄屏營之至

封禁山疏

採省志補入

蔡士英

題爲請

旨行查山場出產木植事案查順治十年正月初四日準工
部咨內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鈔出本部題
前事等因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聖旨着該督撫按確察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奉咨該督
撫按送司奉此查得封景山係江西廣信三縣交界地方

相應備咨案呈到部移咨貴院查照本部題奉

聖旨事理希將封景山有無出產木植查明虛實具奏等因
准此就經備行布政司會同分守湖東道行查的確詳報
隨據本司左布政使盧震陽查看得封景山原係封禁山
初名銅塘因其峭險歷爲盜藪削平之後即請封禁其來
舊矣查徃代黃巢倡亂僞賊借勢以流毒一方繼而葉宗
留賃居燒炭覘險立穴鑄冶甲兵謀爲不軌而鄧茂七爲
之附援三省搖動幾危信州此前鑒昭然而有據也目今
山賊楊文躡踞其間未經蕩平今一旦輕議開採是啟奸
人之亂謀耳况其中所產木植不過擁腫樗櫟原無合用
之材兼以巉巖險峻猛獸叢居溪澗不通道路曲折不但
開採有百害而無一利徒挑釁隙而無濟于實效矣又據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疏

三十一

分守湖東南道右參議楊國禎詳同前情等因到臣據此
該臣等會看得封景山即封禁山界連上饒永豐二縣之
界距玉山縣二百餘里歷代以來皆行封禁粵稽舊籍議
開數次然卒以無佳木可採有害于民而中止之臣奉

旨行查其峻峰峭壁溪澗之水不通外流而且毒螫猛獸聚
以爲巢附山百里人烟杳絕即所產者盡係良材亦且人
苦于登攀木難于出水况據該屬所報不過松楓樗櫟並
無棟梁者乎若開採一行其徒費金錢罔裨實用猶可言
也誠恐驚魂甫定之赤子一經騷擾其害更有不可知者
抑猶有慮焉此山昔爲鄧葉諸寇盤踞後來大費兵力矧
今湖東山逆楊文等正在會勦依巒負嶠尚繁有徒方苦
搜殄之難覓若此幽深險峻夙稱盜藪之處今日一啟其

釁將來恐難收拾此開採之害更彰明較著也伏乞
皇上俯查往事軫念地方

天語嚴飭特加封禁安民葺寇兩得攸賴除取具先朝封禁
圖說送部查覈外今據該司道呈詳前來臣謹會同具題
清疏引附

景德寺募疏

郡守 周鏞元

葛溪之南有景德寺者建于宋時景德年間其來已久志
載寺有十六院鐘鼓鏗然高僧往往駐錫于此勝國時規
槩尚存少師夏文愍公嘗寓讀焉後發跡臺閣爲之捐金
修葺者舊尚能傳之也自甲寅兵訌以來龍象遽付劫灰
而蘭若竟成海市我 聖天子威德櫜槍旋滅魍魅云亡
境土復安人民生聚以故僧徒即其址剪荆棘驅狐兔僅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疏

三十一

構殿宇一重寮房數事心力竭而告止矣寺據南屏山前
臨高溪帆檣絡繹實處八達之區柳粟經過咸資旅食寺
固有接衆之名寺僧超賢愿而貧以勤力聞昔建鍾靈橋
與有力焉今擬募修持疏告余曰景德爲一郡古刹沿歷
四朝邇來古制已邈不可窺殿宇偪仄原出一時草率每
苦鼠雀摧損欲更爲恢拓有志未逮願乞一言爲倡遂諾
之余嘗過一杯亭謁趙忠定公導者指亭下曰是景德寺
也顧南屏如半珙環繞後植修竹千竿旁隙地老僧持鴉
嘴鋤捐種菜視所謂叢蘭雲舍止十數楹而魚磬鐘板
鏗然不絕因詰之老比丘出訝黃髮深目語質而衣敝問
之即超賢也詢文愍公讀書處猶能歷歷對爲之惻然欲
爲增塗堊而民事未寧政未有暇不遑也今以疏請余不

能絕第超賢昔能出其勤力以襄建橋之舉利濟吾民不難自出其力以廣爲募耳超賢勉之前吾知衆檀施有歡喜應之者而夏公在天之靈亦應默相何庸予矻矻致言哉

城隍廟募疏

周錞元

凡天下之神祠載在祀典者非能禦災捍患不錄也惟城隍之神則不僅此自國都及郡縣例有專祠始于明高帝而其秩視侯伯廟擬宮府而畀神之任專司一方治亦準國都郡縣之長有差以故若長若令授事之初必齋宿祠下讀誓詞訖始臨治焉曷以故蓋嘗考城隍命神之義取諸大易城復于隍之間四民乃依之明則設官分職以教養與夫問其疾若卹其災厲抑其強而植其弱宣其滯而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疏

三十三

平其爭俾之仰事俯給各有其恒此則良有司之事也然而堯荒湯早聖世不能必其無猿鶴沙蟲人心似難猝而測至如飛霜之隱冤化牛之惡業人事之不可度不可理者不一而足徵神明其誰賴哉揆此則長吏職明可盡凡民可告之事而時雨暘捍災患殛惡業證果報以致凡民之無可告而明之不可得而理者實惟幽職之司在而神之祀可不肅虔祗恭以副我 朝廷禮神毘之以陰相王道之柄郡縣倚神依之以默助治化之機哉以視僅禦災患之祀實綦重矣信州城隍廟自罹兵燹後雖適有修葺而歲月寢深殿宇漸見坳圯其尤甚者兩廡無完棟鼠雀相穴風雨不蔽非所以揭虔妥靈也余每朔望謁廟觀之悚然惧其褻而民不敬其何以恃神冥冥之中協相吾治

陰陽吾民欵謹捐橐俸百金首爲倡舉題疏授廟祝胡麟
瑞募諸寮案暨七邑大夫薦紳及民之好義者願樂爲輸
不以數限鳩工庀材不日而一新之使輪焉奐焉之宇以
顯赫赫濯濯之靈福此一方登民壽域余與諸君共慶其
成矣

元序

廣信文獻錄序

危素

信東南大郡也其山竒拔其水清駛其鍾而爲人有文章尚節槩自唐吳武陵父子及校書王貞白啟其端緒至于宋室南遷中原故家多僑寓于此而士習益盛由簽書樞密院事張公叔夜直秘閣知同州鄭公驥以來皆能仗節死義尤足爲是邦之重矣余家隣貴溪之境少讀柳儀曹作吳君文集序獎譽備至親往求之卒不可得而武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命修宋史信獨無一字送官攜拾他書僅成數傳其間闕遺固亦多矣蓋州縣無良吏家無賢子孫使忠賢泯沒史家有遺佚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質時客京師睹其事而慨焉乃發憤還其鄉網羅散逸得昔人所爲文辭久而會萃成編題曰廣信文獻錄文質居貧方汲汲于養而寢食之間不忘乎此訪求故家世族至于浮屠老子之宮殘碑斷碣無不蒐輯衆頗非笑之而文質不啻其老師宿學及聞前代故實者則曰盛哉文質之舉也已而日積月累可以更互考見數縣之事及再遊京師假公私書補其未備而所得益富文質將還江南徧求以紀載之向使廣信之人皆有志若此則吳氏父子之文安得并與飄風遊塵壹歸于湮沒耶

香林詩會序

方回

春秋書會之大者莫盛于齊桓史記于晉獻公二十六年夏書齊桓公會諸侯于葵邱周宰孔勸獻公毋會則周室卑霸業隆會雖大識者所弗許也後世人文才士有詩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序

三十五

會焉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此言會之始祖也今未暇論
曾子之所謂文會姑論上饒香林之詩會其亦會之大者
歟不知荷那之遺音不能詩不識羗蹇之高韻不能詩九
經三傳儀禮爾雅註疏十七史不讀不能詩無匹夫匹婦
胸中之全經亦不能詩此皆學詩者之本根也諸子百家
類書別集素問難經本草玉篇廣韻說文兵機將畧佛經
道藏僻聞怪說街談巷語此皆學詩者之攸助也然要之
心之所主有高于此者貴乎見之一守之一顏四勿曾三
省以至董仲舒之正義明道韓退之進學原道周二程張
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之理學是也漢河梁五言柏梁七
言平子四愁梁鴻五噫魏晉宋曹劉陶謝而陶又出乎其
類傍通可也唐少陵爲百世詩人冠冕其所敬服倡和孟
浩然王維岑參高適元結張九齡嚴武博取可也柳子厚
劉夢得韋應物張籍賈島劉又元和高流惟許姚可鄙也
五代一羅隱宋則人物鼎盛惟王半山吾所不取擬寒山
子我嘗爲女人歡喜見男子此惑于西人輪迴之說也穆
脩魏野揚蓑衣開其端歐梅蘇石返詣雅二蘇六君子大
赫厥聲而黃陳自爲高格有江西體呂居仁陳去非張良
臣南渡前輩巨擘至乾淳尤蕭揚陸范嘉定韓南澗澗泉
趙章泉而止矣嗚呼今日香林之會濯舊來新豈非千載
之一會乎章氏名潛字師孔有香林自序及規約茲不贅
書

明

雙節詩序

費宏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序

三十六

信之境山竒而峻水清而駛而人之生其間也亦或肖之
顧不能摧戕蘊藉以就夫渾厚和平之氣耳亦宜有以使
之也然其矜嚴克勵以志節相高鄉有其俗而人安其習
則又有足多者矣葛源在郡治西北數十里其山水清竒
尤爲予所賞愛予雖未即其地跂而望之意必有高潔不
凡之士鍾其靈秀而出于其閭以顯名于當世既而得今
夏官主事鄭君毅見其篤志好修卓卓朋儕中固已心焉
異之然憂患相仍不見君者久矣頃之南都君持其所集
雙節詩見示予讀之知君之賢蓋有所本而葛源之靈秀
不獨士君子鍾之雖婦人女子亦無愧于覽結之名勝也
雙節者石塘祝爲姑歸孔貫甫年僅二十有六而娶孤一
曰麒于時纔六歲劉爲婦歸麒年三十有二而娶孤一曰

潤于時纔十歲鄭氏一脉之微至麒與潤岌岌乎殆甚矣
賴二母辛勤鞠養幾絕而續潤今且六十以毅封貴而毅
之才猷德器可以遠到無疑二母之有功于鄭氏何其大
哉夫抗志抱節在士君子猶以爲難故當流離顛沛之秋
徃徃喪心失守蒙垢而貽笑况于弄瓦闕觀無境外之志
者乃能卓然有立矍然不緇與峻嶺清流爭高鬪潔于覆
載之間蓋甚難矣而况姑姑始之婦終之挺乎貞松勁柏之
並聳烟乎堅冰美玉之交輝求之叔季頽靡之餘尤不易
得也是不足以見鄉邦習俗之美耶昔游女有難犯之貞
共姜守無他之誓皆見于國風蓋人倫之大王化之端有
不可泯焉者然則諸公之作萃于茲集固秉彝好德不容
已之良心而其有關于世教也大矣况予鄉郡于是可無

言乎因書以爲雙齋詩後序

南巖詩文序

毛騰東邑人

信之饒陽南去十里許有古刹焉其山上聳百仞下穹邃
竇可容千夫名曰南巖東出一滴泉西峙五級峯靈山面
其北鵝湖匹其南他如月巖蒼巖禪師巖律巍峩環揖左
右谷應原迴茂林鬱鬱巖之前有方塘者四天光雲影澄
徹蕩漾至此者胸襟開豁心地飄爽莫不喜其幽雅絕塵
僧亦清淨無爲世味泊如也唐時權公德輿嘗適此憇息
有禪師名大義者左貽坐禪方石以錫杖右闢深井後解
化鵞湖遺跡尚在迨宋真儒晦翁朱先生與其友辛幼安
徐行仲韓無咎諸公講道于茲自是名益重而山靈益顯
自後名公巨卿哲人君子接踵賞翫雖騷人墨客之流亦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序

二十八

莫不聞風奔走其下題名勒石徃徃弗絕逮我國朝郡守
姚侯堂詢晦翁逸詩紀之石壁談侯綱則宵晦翁遺像而
建之祠欲禮公于春秋惜有未逮嘉靖初葉二守逢陽乃
鳴之于上而時祀之蓋亦繼二公之志而善成之者也由
是徃來車馬載道遊觀者亦倍于昔凡獲遂其瞻仰觀其
勝槩者罔弗忻忻然題咏以寫私淑之心以發山水之秀
粹然煥然鑿鑿可述甚至鋟梓繁興毀舊棄碣僧齋圓祥
雅好文墨恐世遠言湮古人之行踪弗顯乃錄賢士大夫
詩文之尤者約數千言以梓之乞予言爲序予深愧謏劣
不足以揄揚其盛第會文祠側竊瞻宗廟之美久矣能容
以默默耶蓋聞之仲尼之取水孟子之觀瀾咸以其有本
也士君子之適南巖者豈爲飲酒遊山之具哉見南巖之

徽翰猶之親炙哲人君子之耿光聽南巖之泉則思晦翁道源之長登南巖之峰則思晦翁德望之高窺南巖之井則思晦翁涵蓄之富臨南巖之塘則思晦翁心境之朗遊南巖之諸巖則思晦翁盛德之必有隣可也如是觀詩則其本得矣不然縱觀朝夕亦徒見其概而已吾恐雲谷之遊不若是也是爲序

六經圖抄序

上饒楊兆鳳
學博 贛州人

古之以圖傳者不一記曰河出圖洛出書天之垂象示人圖與書並行而不悖所由來尚矣其後周子元公以太極一圖授二程夫子然周子教人未嘗一語及太極遂有疑非元公之書爭辨紛紜程子則曰道不離器器不離道其教人也專以孝弟徐行日用飲食菽粟桑麻謂此即太極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序

二十九

也朱子晦翁繼周程之後於四子之書既自爲傳註其于六經或註或否而散見于諸論說之間蓋周禮爲河間獻王所得與儀禮同上之秘府冬官一篇已闕小戴增損禮書曲禮檀弓共四十三篇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篇第錯雜不如春秋三傳猶爲全書故學者多稱五經然漢儒尊公穀左傳至東京以後始顯國語輔之以行謂之春秋外傳宋人表而章之名曰六經朱子恐學者習而不察乃兼綜條貫分疆畫理列之爲圖使天下曉然知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民物之所以奠鬼神之所以幽政教法令之所以綱維尊卑等級之所以位置草木鳥獸之所以長發一披圖而瞭然于心目之間矣夫不窮理所自來則滯于形器之粗迹無以爲蕃變之原不體理之所實在則

淪于曲學之高虛不足以立大中而該全體嗚呼其幸而生于聖人之後也其不幸而不生于聖人之時也六經之傳自夫子刪定後有莊列申韓之徒異喙爭鳴悖矣漢之諸儒若董仲舒劉向馬融輩引經斷義附會支離散矣唐世之能尊經者僅一韓愈乃以博愛謂仁猶是郭廓之見也上下千百年來泯泯芴芴六經之傳不絕如綫迨宋中葉周程開其原朱子集其成明體致用推本及末而經學始大明于天下此圖尤引歸實地格物致知之要旨也至于今去朱子之世又五百年矣上饒爲朱子過化之地圖碣具存湮于草萊學者當何如憫惜哉舒子曉臣怒然憂之手自抄錄匪朝伊夕分十二幅爲百二十篇易石以板將公諸天下使學者得以日手一編而知所從事焉續微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序

四十一

言于欲絕開後學之津梁其爲晦翁之功臣無疑也予懷此久矣有志未逮今於饒臣之舉樂與廣其傳故次第其言而爲之序

留童文傑遺真序

何真

天下事息不深者情不切心不洽者念不誠文傑童君之令長樂也三載有餘矣今其去也邑人寫真以祀焉予見而異之曰凡牧民之得其道者或致眉壽之頌或傲峴山之遺者有矣從未有以繪像聞也今繪像焉母乃過媚歛邑人曰否吾邑當連羅之交大海距其前即官楫于左靈峰峙于右時而潮水橫流西成失望時而海寇竊發雞犬不寧况民復好訟而喜鬪不有邑侯何以疏其流而安其業過其鋒而除其害復何以平其情而使之不爭是邑侯

之誅溢淵而戒山童移郊遂以安善良皆有造于吾邑也
乃徒循故套敷詞致訟何以銘邑侯之大德哉蓋必留其
容而瞻仰之則邑侯之去猶未去也事雖不多觀而也先
見于司馬公矣夫何媚雖然待月之閣猶在徒致慕于一
錢戴星之樓依然空神留于百世吾儕爲此舉猶恨真留
而有不及留者多矣余善其言而即以其言表之

送童燧司訓衡陽序

禮部侍郎徐瓊

聖朝建官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以養民間之俊秀
所以造就賢良也然得其人則稱非其人則曠是朝廷于
師儒之職甚加重焉天子親御彤廷合天下之士而歷試
之命翰林以品第之因言以察其心攷績以觀其行必文
與道合理與心純然後膺是選也既選而命吏部以官之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序

四

與是官者可易視耶上饒童君時用種學積文累不第于
有司晚以貢就斯職君欣然曰士在得職名在稱情奚以
大小計哉則君之視師儒亦不輕矣君之往衡陽也以聖
賢之教啟生徒之學務因材而篤不蠟等而施于以復其德
性弘其才用如胡瑗之教蘇湖一時人才之盛若錢藻之
淵篤孫覺之純明錢公輔之簡諒范純仁之直溫昭史冊
以垂不朽則君固不負于職而職亦不負于君矣因書此
以贈

送陳德輔之金陵序

李存

夫理有所未知苟非上智其誰能免不然犯霜露趨險阻
躬樵爨甘齏鹽古之人亦胡爲乎然哉蓋其信之也篤則
其求之也勤求之也勤則其得之也實疇昔之歲覃懷閔

君來遊吾大江之東而上饒陳氏最先客之其爲教也凡
進退揖讓之間奔走使令之際苟有差忒毋或假借其講
說經史條理悉備若網之有綱若穡之有秋與之處鄙倍
之氣將洒洒而自消既而移家襲慶而陪講于郡庠吾不
見且十年矣今陳氏之子輔不遠二千里往求焉以卒其
業夫師之賢而善教者固未易得而子弟之勤且勇不足
于已能不難于未聞不膠膠于故常之習不屑屑于囊橐
之費爲尤未易得吾用是有以知輔之此行也其將有所
成矣况金陵爲公卿大夫之林苟有餘力更能求其賢者
仁者而善事之則輔進也又將有不止于吾所期焉而已

送陳彥清遠遊序

李存

士之欲不汨汨乎生者必當出而遊也安可于戶庭之間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序

四十一

閭巷之地忽忽以終老欵上饒類彥清將遊學四方其郡
人祝君蕃遠爲之序余取而讀之亦何颯颯乎強人意也
彥清靜明先生之冢孫也余獲師事先生先生之至誠有
以感乎人先生之強力有以過乎人予蓋下邑之鄙習者
耳非先生其終小人乎先生歿今十年于此矣見彥清如
見先生焉顧當以先生語予者語彥清今則苟非千里而
近則將萬里而遙矣惟彥清思其先祖思其執友儼乎其
在上恪乎其側勉勉乎其弗自己也楚楚乎其等也抑
而非靡也廣而非肆也順而無所隨也夫如是縱未得于
其外亦將無失于其內矣時之求才人之取友舍是而謂
有他道者吾則未之聞也

唐記

南巖院草衣禪師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斫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于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于正智中得真常真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于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于外百疾生于內矣古所謂遺物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望三

離人而立于獨者禪師得之嗚呼時人感物以遊心心遷于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攀羈鎖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于動復性于情天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于禪師之道其猶穉穉邪建中三年予以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之味也熟為子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得于儀型且以為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他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宋記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三年也姦強帖柔隱訕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于高獄命

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邑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其鰥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群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壘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狝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邑爲城垣九千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四

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拯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于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余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

安堂記

孔武仲

朝奉郎太原王公出守上饒之初更新約束上下就序決
事以敏待人以誠情者勸勉奸者懲革未幾翕然稱治乃
爲堂于使廳之後曰安堂客謂公曰天子躬親萬幾日旰
而後食詢求良吏付以遠民公來治未久奈何以安佚自
處耶曰非此之謂也吾疾夫世之營營而不安于分守者
欲以爲戒且自勉也于是魯國孔武仲爲言其義曰天下
之事日接于人者多矣利害榮辱之變盛衰進退之序循
環如寒暑迭至如晝夜凡寓形于天地之間者莫不由之
而君子之所以異于衆者以能安之也今夫茅茨爲覆上
庫下濕人以爲不如雕墻華宇也斷轅折軸駮以款段人
以爲不如朱輪駟馬也穿緜爲袍敗革爲履人以爲不如
錦衣赤舄也藜羹脫粟每食不飽人以爲不如方丈五鼎

也以在彼爲有餘以在我爲不足疲心之力以求之求不
得則怨且怒幸而得之未幾何時而復勝之者至矣于是
與物競逐轉至于無窮徃徃冒寵邀利而不知息或欲趨
福乃更速禍豈不惑哉君子明于此是以修其在己者朝
夕不怠而其外來者皆有以應之而不留于胸中其視富
貴猶乘舟也方其濟川也未嘗不以舟也已濟則舍之亦
未嘗睽睽于舟也其視貧賤亦若此而已故朝爲下士暮
爲三公不以爲加毀裂軒裳退編白屋不以爲損與之不
喜奪之不怒惟其所遇而無不自得焉其達也若固有之
其窮也我何憾于彼哉此古人之所同也公才大名美而
門族之盛冠天下然不以貴勢自驕務推所學見乎行事
治縣佐州聞譽大著同時並游之人或踐厯臺省日久或

乘傳持節出使四方乃循次而進試一州于江湖絕遠之地在常情疑若未滿而公優游此堂思所以修職業報上恩賓客之至清談終日而世俗之所慕者無所累于其心可謂賢矣武仲來此公待之甚厚當紀風迹以告後人况公又見屬乃不辭而爲之記

信州學記

孔武仲

信州新學作于元豐五年十一月之庚寅成于明年三月之乙未既成州之學者相與造余而言請爲之記惟聖宋刻五代之弊合并四海仁義禮智之澤浹于民心者百有餘年而熙寧以來學校最盛內自京師旁達邊郡聚士有舍講業有師課程誦說與夫賞罰陟黜之法日增月長以至大備四方之士幸遭太平君子長養人材之時羸糧束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四十六

書爭集黌舍惟恐在後信爲江東之遠州南屬閩東被浙士之待舉者七百餘人而例不除學官前此三年天子從使者之請以州官兼治學事余適爲幕中吏得以承乏庠序其地在于城之東形勢庫窄民廬挾其旁山林蔽其後居處無厦屋出入無高門而士之來者猶相望不絕何耶相招以講習論辨之益而于居處之安則未暇議也夫居不求其安者士之分也上之所以待士者豈當若此乎傳曰處士就閒燕蓋教之不以其道居之不以其地其病一也在位者孰不欲有爲以厭滿人心之所願然文書有上下之稟議論有同異之惑財局于府庫而不可出力隱于兵民而不得用此事之所以常廢而人不被其澤也竊爲學者憂之會轉運判官郊公亶知州事楊公仲孺相與謀

議以招學者爲先急乃發庫錢五十萬以付有司而余實與二三聯事之人升降險阻擬度廣輪凡地之在民者勸以貿易良材堅甃出于諸縣然後隳山發石翦剷草木高者損以爲平狹者培以爲廣旁積步道以屬于舊學之北而營其上爲經史之閣教授之堂諸生之舍環起叅出整若碁局眎舊之廣加培以增高丈有三尺諸山森然若翔若踊出于三面使士之來者去湫隘而即亢爽脫卑隘而登高明又爲之大其正門高其牆垣庖湍之所皆易新之而飲食燕息之具滋設此余與二三同僚所以佐公上之命而勸相學者之萬一也夫學之道先後有倫始卒有漸不得其端雖有強力不可以至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所謂人倫者豈他乎哉其分見于君

臣父子之間其守寓于仁義忠信之際其文禮樂詩書其聲籥鼓琴瑟士之志于道者不憚歲月以游心于其間至于四十年焉則可以仕矣此聖人所謂不惑之時也涵之益廣濬之益深又十年焉則性命之理較然于前若數一二則可以爲大夫矣此聖人所謂知天命之時也然則知天命當在四十之後而學之所教者未成材之士也古之人知此而求之是以行應規矩智揆萬變處焉可以爲子弟師法出焉足以有功烈于民蓋道德在我則其成物爲不難焉今學者既得朋友以相與處矣則學之序可以不知哉按舊學作于嘉祐七年距今未遠而棟梁有敗折者甃瓦有斷缺者物之興壞不可久其勢如此後數十年間則今日之新豈特爲故耶意必有更而大之者不爲之記

則懼無以知今所以興作之詳也乃爲之書使來者稽焉

仁智亭記

王寧

直廣信門之外面谿背城左右爲亭曰仁智云者始作于皇祐之口年語在王文公興造記其後嘗圯至宣和七年而復是爲今亭言廣信故事者亭居其一然亭谿相直不能五步或春夏之交潦水大至溢而薄于城下亭則幾沒比勢少殺土䟽址弱柱傾壁壞一毀一敝治不復初而又閤守弗設外無蔽障窶貧丐盜隱其中糞壤朽腐露積如坵過客維舟捉鼻欲去間稍加葺則爲酒壚曹伍惡子醉呼博投憑藉爲地所謂山水之勝兼仁智而有之者漫不孰何名曰存古實廢焉爾今太守錢公衆祖爲郡之二年當淳熙十年政以美成人用浹和廼先致力于谿之浮橋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四

謂亭所以翼橋而爲之壯觀者也橋新而亭敝弗稱則又致力于亭焉始工其左施及于右蓋左曰仁右曰智合故屋十有六間仍其故而飭之別爲新屋二十楹其入爲門夾道而峙榜曰東西館十二爲閤門在而出榜曰明暉而仁智之名則揭亭上以彰其舊于是庫陋高明湮微發舒過者願留留者願久卓哉其爲後館之最也惟信溪來自玉山水行濡駛灘石曲折滙于城之東隅而後安平舒徐抱城而西谿南諸山如列屏障翠色縈帶赴入于谿晴陰昏明雪月光潔木落水清雲歸風定俯仰變態應接不暇真仁智之所樂而文公之所爲志者顧其近在咫尺而向也無以有此何哉夫人有所作爲類耻不自己出而唯人之從苟其意之所嚮則雖僻在遐邈之境櫛翳莽蒼之

亦將從事幽尋畢力規創以爲自我作古得名不磨若夫先達勝士遺美故迹脫令歷歷具在接乎吾前蓋有未嘗過而問焉者故其日就蠹敗以及泯沒可爲永慨口絕俗無我之君子乃能屏去意見不以自囿追古人而與之俱則其所廢宜無不復如公之于亭是已初亭之興也公慮故時水淫之害則固址以石立壁以木藩其外而級其下使來者舉武而上偃然即安就丁大浸恃以無恐而明暉所得山水特富足以輔亭之不及至其爲名亦必取曾文清爲寓公時詩語而書之則又知其志于傳口口事必求是之意而其中之所存要自不凡終不口盡出之也仁亭成于十一月甲子又甲子而智亭成寧實典治其事因得書公修建顛末使有攷云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四九

改建州學記

青陽楷

景德三年春二月詔天下修夫子廟祀從上樞太原公之請也信州前距閩東抵越其土沃其民阜其東南之巨屏乎茂才高第嘗預計偕然而學校雖存廡楹太陋門墻既侈堂奧甚卑知郡事司禮大夫楊公以府無留事人有餘力爰議改作擇爽塏之地而徙之約廣袤之制而授之傳工日至而梓人畢技先是上聖遺像傳之或失乃稽乎載籍按之圖畫瓌姿竒表悉無所疑從祀七十餘人以道不以位也後則爲講堂爲書樓爲學會聚書千卷三代禮樂之名器又盡繪于堂中何其備哉

修學記

周之才

紹興甲寅七月之望初赴上饒郡庠四顧頽簷敗壁風雨

摧剝圯腐之餘使人憾愴登堂而察蠹且朽者十之七椽
桷墮頽飛瓦亂下使人增壓焉之懼問其弗葺之由茲學
棄舍久矣今其僅存者樞密徐公佶之力也始公被命赴
闕抵郡城授館于斯入門下車知其爲學廬也逡巡卻走
且曰士夫服儒衣冠豈縱後夫園人黷先聖之居也命徙
而之他郡將沮焉自此不復以館客居其間予以其事白
于郡并請少加葺焉郡以爲不急之務弗之從也既不得
命私自念曰是真不急之務乎余之請非耶今夫子講武
之暇留神載籍茲無窮之基也有官君子宜識聖意之所
嚮向之所請未可以爲非也既而合諸生議曰是學之修
端不可緩惟協力圖之則有濟矣衆以爲然乃度材費計
工庸資學餼之餘假諸邑之助未踰時而浙西提舉章公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五

芟自三衢移守上饒至二日謁先聖顧瞻其中以必修而
不可緩凡兩發公帑佐其費踰年章公罷去今待制程公
之爲師帥也尤留意于泮宮凡敝而未及終者咸賴成之
故能舉學之內外率加治焉講堂中峙正錄位乎兩傍其
上爲書閣其外爲浴室及廩食之厨凡十有三間煥然一
新其餘則補其罅漏易朽敗而爲高華皆足以庇風雨便
游息也于是學者安焉絃誦之音晝夜不絕

修學記

王寧

淳熙癸卯吳越錢侯象祖爲廣信且代矣一日下令大新
學宮兵馬都監趙善執治其役上饒主簿江徹司其計而
以軍事推官王寧總其凡且謂之曰是舉也吾不敢樓一
二具文以自崇飾美名將卑陋朽敗之務去而新是圖其

以實應毋憚費寧等敏受令問費所從出侯曰吾于客政
不遇嘗用其積于浮梁于寓館以便嘗所往來者矣矧學
宮所以奉吾先聖先師者且吾州之秀在焉而幾廢不葺
顧吾朔旦拜謁其下心惕然不安始議欲新之屬歲漚饑
懼或病其爲營不急也以至於今使勇爲之猶恐後今餘
積足以及此其徃助工毋諱勞則退而條其費凡爲錢七
百緡有奇爲米四十斛以請侯悉如請迺以十月壬寅鳩
工凡木之工三百八十九凡石之工二百五十三聖壇之
工二百有一十而相其工者千一百有四十合爲工不啻
二千縣大成殿而降曰經史閣曰講堂曰師生之舍曰庖
湏之所以達于門廡繚于垣牆施于榮戟靡蠹弗除靡傾
弗平靡故弗新亢爽華煥若更爲者又即門之外夾道爲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十一

表以臨前也植竹兩旁爲之蔽映于是學之後先無一闕
焉不滿之處侯以十二月丙戌躬率其僚若屬與學之第
子員齋明盛服入學舍某告其成

修學記

宋徽宗 熹 新安 人

紹興五年秋九月熹自長沙蒙恩召還道過上饒其州學
教授嘉興林君至來見請問所以爲學之意甚勤與之語
知其平日所用力者皆古人爲己之學而其進則未已也
既乃起而言曰此邦學政其敝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
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且屋不時修亦多傾圮而
禮殿壞焉尤甚至於象設衣冠位次又皆不如法式某不
自料既爲之講以所聞幸頗有嚮方者又將撤其故殿而
一新之儻遂有成願得一言以記之且有以進其學者于

將來則幸甚熹謝不敏退而問諸邦人則皆曰林君所以教其諸生有常業而皆本于所謂古人爲己之意其于學之廢務則又巨細必親無所漏失故能當此儉歲既廣其弟子之員且什五六而猶有餘力以及此蓋厲役之初首出餐錢以給諸費而漕臺州家亦有助焉諸生之有職秩者又相與捐捧入以相其事瓦木工徒之直一毫無所取于民也熹心善之比歸而往觀焉則其軒楹如敞堂室靚深先聖鄉明先師西向左右衆賢以次列坐一如今歲奉常所下新制而其冠冕服鞞應圖合禮取諸監學靡有僭差蓋雖近輔名藩鮮有能及之者熹于是焉喟然太息益信林君之學有以充其志而力又有以行其學也歲晚還家甫爾休息而林君復以書來曰殿既訖功將以來歲正

月丁亥朔旦謁守貳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以落之前日之請願卒有以終之乎予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先師于學宮蓋將有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嚮往而幾及之非徒修其牆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爲觀美而已也而今之爲吏于是數者猶不及求能如林君之所爲者則既難矣而况欲其仰體國家之意以身爲率使其學者皆知古人之所以爲者而必庶幾焉豈不又難矣哉于是爲記其事使刻諸石以勵其徒且使後之君子有以考焉而無忘林君之志也

重修儒學兩賢祠記

何處恬

信之有學其來尚矣上饒志謂創于景祐非也按青陽楷誕修夫子廟記知信之遷學在景德三年廟貌雖嚴黌舍

未修迨元豐增闢始有藏書之閣職教之廬肄業之室元祐再葺徙其門與清流秀峯對峙端平初史侯彌志以學門傾圮撤而新之齋苟成而未備器僅有而多闕園迫于近學者病焉越明年寺丞趙侯與勤分符是邦下車未幾鋤強梗蠲虐征治河梁新驛舍講武有所登眺有臺靡廢不興亦云盛矣侯曰未也此政爾非化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于是一新教養剷除宿蠹捐金鳩工興修黌館命錄事江鏐董其役舊祠濂溪二程橫渠四先生于西序魯國陳公端明汪公于術業齋之左克齋陳公肄業所也後合爲一或燕服而立或端委而坐位置失倫侯命復二祠于舊粉飾焉裨器之闕修室之敝曲欄橫檻煥然改觀厚直以市民產徙園以置其所增餼廩以豐士膳選儒先以師後學于是士習丕變儒風藹如

文廟禮器記

陳文蔚 邑人

文公朱先生初官同安因縣學釋奠嘗欲考籩豆簠簋之制登降跪起之節請諸廟而行之及守南康稟命于天子下之禮官討論不詳而下之四方文公申乞改正天子曰俞文公移帥長沙有司爲檢會行下長沙而國有大故不果徧諸路今文公釋奠儀雖已梓流于世而天下郡縣學猶多習故陋識者病之文公門人陳孔碩之分教括蒼也嘗以文公所申明者行括蒼矣蔡侯仲龍括蒼人也俎豆之事聞之已熟及其位朝著則于太常又得夫同文同軌之所自出來牧吾邦戾我芹類制既不經器又苦窳甚謂非所以奉先聖乃捐緡錢準式更造擇幕椽施君退翁董

其事郡博士張君洙因與學者詳稽歷代之沿革而參訂
焉益知文公申明昭乎孝廟一朝之定制確乎萬世不易
之正典換舊而新籩篚以竹俎豆以木簠簋爵玷罍洗之
屬悉以錫代銅聲律具審度数具精丁祭張君帥諸生舉
文公釋奠儀而行事焉既正其器又正其禮祀事孔明洋
洋在上若親周旋于杏壇之間張君謂予嘗受教于文公
命之記文蔚竊惟先師文公于夫子之道終其身孳孳焉
故于尊事夫子之禮終其身拳拳焉籩豆之事登降上下
末爾所以厯考備述而不遺者非屑也理無精粗小子之
洒掃應對有下學上達之道存孩提之愛親敬長有治國
平天下之道寓釋奠之爲禮也小子之洒掃應對云乎哉
釋奠之爲尊夫子也孩提之愛親敬長云乎哉形而上爲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五十四

道形而下爲器道外無器器外無道以天地萬物之理而
立聲名度数之制器之用乃道之行既聲明度数之制以
會天地萬物之理器之通乃道之悟體用一原在人默識
因尊事夫子之理而有得于夫子之道則下學上達治國
平天下其全體大用當不誣于仰鑽瞻忽間矣是文公先
生所望于後學之深意也

築牙門記

宋學士 韓元吉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起石如龍鬣隱見至郡而伏以
赴于淵前山品立如覆鐘釜水渟若留而懷玉高峯聳出
良隅森植猶束筍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宣和清溪之
盜建炎寇數雲擾皆莫能犯其城而郡治巋然獨在然南
有牙門而不爲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度勅書者比閱歲

既久瓦腐甃圯楹榦摧朽殆將壓焉淳熙七年莆陽林侯
杓由中秘書來蒞于郡既載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緣飾
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屢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
與其四達之門猶于牙門盡撤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
侯宜爲此矣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奈何侯聞之嘆
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于一日也况公宇乎吾雖
不敏尚能爲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遠于山而附于水
乏土之可斷也前人未能爲之觀臺者不以是耶並庾有
堆阜侯呼庾吏問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嘆曰土于
是焉取之衆懽然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興其役增卑以
爲高撤故以爲新凡畚鍤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蓋無一歛
于民者踰兩月而告成臺成十有六尺樓其上又二十尺

左右爲兩夾樓而閣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宜士
民德侯之深偉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
夫門闕之制尚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時啟闔肅
賓師一也下觀而化于是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于春
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爲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惟
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考之大雅則臯應二門之築亦周
爲諸侯之時其因于商者可知故其詩曰廼立臯門臯門
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且伉之爲言高也將之爲言嚴
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于禮欤本朝著令
間屢藻拱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牙門得用重屋立屋
而設鴟覆甍其制特異蓋揭鎮名建旌牙其上鳴笳伐鼓
令昏旦者視門以爲表非其他舍宅比也信之爲州四百

二十有三年矣其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多士之雋冠天下而蜚聲名興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墜之典克合于古斧藻面勢有光耀焉非若樓觀登臨之美以爲執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既攻而馬既駕矣不懈以怠不惑以移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其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爲哉元吉方卜居郡郊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因爲書之

修城記

郡文王 雷

信之爲郡江以東望鎮也其地上于饒其俗美于廣牙閩控粵襟淮面浙隱然爲衝要之會而四境迥遠旁多深山大谷人有巢穴其間者類皆輕生好鬪脫遇儉歲不無程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五十六

聽嘯竹之警然府治雄壯市井蕃庶闐闐填隘民之店聚族處者無慮數萬家所恃以帖然者以有城也城周于外延袤幾里雉高廣如古侯之封制障堞環繞闔堵峙立得設險守國之義前賢謂宣和清溪之盜建炎寇數雲擾皆莫能犯其城郡治巋然如故可以占城之有功于郡矣攷諸圖志皇祐二年夏六月郡有泝水破城沒官舍湮民居城嘗壞矣時晉陵張公寔守信亟命修補自七月九日後工至九月七日城之舊觀粗復乃淳祐壬子距皇祐庚寅二百有三年郡再有水高于城懷襄之禍尤烈故前城復壞水平城如鋸斯嚙東北隅以南一帶彌望幾無甍非復疇曩之城矣寶祐乙卯之三月知郡澹軒陳公以外府丞出守憑軾入境首歷壞城而觀曰嗟乎城所以設險也一

日無城土不可守墮而不葺可乎蒞事之始問之倉庾則
垂罄也問之府庫則赤立也公感額久之曰城不可以緩
修又未可以遽修緩必病民盍以經之營之爲定規經始
勿亟爲良規若夫費之不給非所憂也當自吾身始于是
節泛費屏宴遊薄奉養正賦之外秋毫不以入錙銖積累
以爲版築計龜吉鳩工作息有程丈尺有度夫匠供億有
數陶塹斲礪礪堊之備皆有成畫始事于乙卯之九月訖
事于丙辰之十月田里寂無繹騷之患縣邑了無取益之
文昔之偃者俄而起凹者俄而平斷者俄而聯映帶玉溪
長蛟之伏也環抱靈山螫龍之蟠也一望睥如新創信之
精神百倍于昔矣吁敝而補廢而興固不易然至于工舉
而役不疲材集而賦不侵業就而民不知其爲勞工亦晏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二十七

然若無所于事事此則人之所難能也回視皇祐之爲役
計日纔五十六今踰年而後畢其遲速較然矣蓋害有淺
深功有倍半事力有豐嗇寶祐二年之信非皇祐二年之
信也夫人久病之餘元氣萎蕩若役之以迅厲之劑鮮有
不生他症者與其躁切驅迫而或無成熟若舒徐經理而
迄有成善治水者行其所無事此豈淺淺者所可蠡測哉

重修南巖廣福院佛殿記

陸漸

夫捐金幣發穀粟鳩工集材構廬造像以爲浮圖奉自非
有樂施之心未易以爲然爲之者將以是植諸福必在乎
得人心之所同欲事之所當爲衆有所不能爲而爲之者
是乃多福之求也信之上饒南之半舍有古刹焉地踴崇
岡旁連翠麓山之半裂爲邃竇可容千夫是爲南巖據巖

而舍是爲廣福之院有唐丞相權公德輿嘗勒溪南草衣
碣文以此爲清淨宴坐之地時有禪師達山在焉路縈泉
石氣宜寒暑真得道者幽棲修性者淨境也陟山之椒有
大義禪師宴處遺址猶存東睨乎寶幢西盼乎月巖鵝湖
屹其南靈山列其北可以舒膺豁背觀乎混茫之區矣然
院之殿宇堂廡歷世滋久棟撓基圯經始者姑託庇覆僅
張椽桷不復相晦明之便故居者若蒙蒞來者矧峻級前
管句釋懷珍巖戒晦處二十載每患隘陋欲營繕不遑以
及歸寂其徒令權追念師志誠意願一新之郡有太原王
保國子安三世以醫鳴注表一日過斯院周覽上下惻然
曰巖之名著聞古今至人嘗寓焉頽弊至此吾能無動心
歟因歸議于家合族爲之喜乃曰舉事者始銳而終怠首

夸而未吝卒至滅裂而不就者多矣吾欲此不靳千緡費
而必成之由是三子肅與議戮力從命材購其良工選其
精無一不備揭簷楹于巖外殿成如出于寶界移堆阜于
庭下砌平如蹈乎坦衢更新釋迦菩薩侍衛凡七軀增脩
羅漢十有八位列之左右繡薨照空金容煥座入其門莫
不肅瞻仰登其堂莫不喜虛白天光內燭螿穴可窺昔賢
題誌墨妙可觀得非發千載之晦昧示一方之依嚮者耶
造始以宣和五年四月朔甲申越明年三月十四日辛卯
告成廊建冥陽齋飯苾蒞衆鄉邑遠近者舊姻識來覘盛
事貴賤小大殆餘萬指悉皆饜足欣嘆是舉也工既其巧
役既其勤輟作而咸德餉賚之腆然則子安樂施之心無
所不至豈特成祗園之偉觀抑亦發隱德之幽光有足紀

者也閏月初吉戊寅謹爲之記云

兩賢堂記

韓元吉

並江而東行當閩浙之交是爲上饒郡靈山連延秀拔森聳與懷玉諸峯相映帶其物產豐美土壤平坦故北來度江者愛而多寓焉廣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爲幽清小溪迴環松竹茂密有茶叢生數畝父老相傳唐陸鴻漸所種也因號茶山泉發下甚乳而其泉亦以陸子名紹興中故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嘗寓于寺公以文章名于時而直道勁節不容于當路請屏居避謗齋志以歿上饒士子稍宗其學問田夫野老能記其曳杖行吟風流韻度也後數年故禮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復來居之二公非平生交俱以詩鳴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曾公爲最久杜門以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

記

五十九

詩書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間從公遊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若將終身焉朝廷更廢政一時端人正士始得進用而呂公前已世莫不惜而哀之公起爲部刺史遂以道德文章入侍天子蓋退而老于稽山之下而上饒之人稱一時衣冠師友之盛及二公姓字則拳拳不忘寺之僮奴指其庭之竹則曰此文清公所植也山有隙地舊以爲圃植其花卉則曰此文清所藝也一亭一軒愛而不敢動曰此公所建立或命名也主僧居仁者言少年走諸方侍其師清于草堂清每與其徒誦二公詩語且道其禪學之妙居仁竊聞之以謂非今世之人也不意遊上饒及見二公于此寺今既叨洒掃之職矣俯仰踰三十載莫再見而不可得將虛其室繪二公之像事

以香火而祭其諱曰焉于是榜以兩賢堂而求爲之記夫自中原隔絕士大夫違其鄉居類多寄跡浮圖之宇固有厭苦顛其速去者矣未有能知其賢既去而見思也在詩有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註曰爰之爲言草舍也召伯聽斷于甘棠之下而民之被其德者思其人敬其木不加剪伐云爾今二公之寓室殆亦爰舍之比也然非有聽訟之勞及民之化而人而僧者豈能盡知吾儒之事與夫賢者之詳乃尊敬愛慕不已至被飾其居以爲二公之思而祠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則所以致民之思者豈不足侔于召伯哉雖然世之爲士者見賢不能慕既去而忘其人聞居仁之爲過于堂下亦可以少愧矣夫

按一統志以兩賢堂爲呂居仁曾逮不知逮幾次子也

上饒縣志

卷十三藝文

記

六

爲上饒尉祀于名宦不入鄉賢其爲幾無疑今考宋史本傳及韓公祠記如此宜改政云

平政橋記

狀元 汪應辰

玉山人

水自玉山歷信州而州之南有浮橋歲月浸久板罅杠脫傾欹動搖行者惴惴焉夫徒杠輿梁之不設而民以病涉此其害之可見者至于有其具而不足恃則有不可測知之害此仁人之所隱而爲政者不可緩也今議卽趙侯汝愚子直自著作卽來領州事每惻然念之顧以此年費用日增校之異時相倍蓰而不翅左牴右牾殆不暇給惟是樽縮浮濫檢柅欺隱銖積寸累久之得錢三百萬而贏于是撤舊橋而一新之廣厚堅壯坦如平塗父老嗟嘆前所未嘗睹也其下流曰三港蓋永豐之水北行又西南湊集

于此而聞人所從往來之津也舊以舟渡至是收其餘材亦創爲浮梁以易之淳熙元年九月丙申始作閱六旬而成其市材僦工率用平價謹視出納稽留駁刻之弊民之與官爲市爲役者如私家然自初聚糧以至訖事無一擾于民者春秋常事不書凡土木之後不時害義固非其常矣至于雖得其時雖當于義亦謹而書之蓋以用力爲重也況能于艱難偏仄之中委曲經畫纖委備至未嘗勞民之力而能革弊除害以春秋之法言之則其于凡例之外變文以示義宜何如顧余不足及此也特記其事而已

善濟橋記

宋學士 真德秀 閩浦人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于渙以濟不通于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造舟爲梁厥制畧具

上饒縣志

卷十三

藝文記

十一

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適徒行有輿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于天地之自然而成于聖人之心思其終濟天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傳與孟子之書蓋以是爲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溱洧濟人雖未及達于政然與民同患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爲二凡有司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爲之也民于斯時以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賢有力者出于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己雖其事有異于古而其義實可稱于今此予之所喜聞者也距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源發于閩建舊爲梁以渡遇春夏間甚雨淫潦纜絕艫解對岸千里招招舟子覆溺相尋里人葉君澤目擊斯害毅然以爲己憂迺相形勢庀工徒疊

文石以趾之架巨木以梁之經始于嘉定辛巳至寶慶丁亥告成凡爲屋五十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緡旁爲僧廬以職守視割田立墅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木濃墨大書扁以善濟美其利之溥也嗚呼世習媮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族巧漁橫獵其不爲州里大蠹者鮮矣况能心于濟物乎以濟物爲心者鮮况能發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虎謂爲富不仁爲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爲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上饒未得以巨富稱惟其篤于好仁故能盡力以既厥事其不謂賢矣乎天之于人無私覆也顧獨有富與貧之異者財出于天而寓于人猶

吏受藏于官司其出內非能專而有之錮而守之也心仁而施公其受任也必久事報必豐否則獲戾于天轉而他屬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徇隨之也故萬全之家有一再傳而流爲餓隸者其不以是欵推君用心其澤可及百世故予喜爲之書君字潤卿終將仕郎子孫多且賢其興殆未艾云

諸溪橋記

郡守

章

鑄

錢塘人

諸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侯秘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考之圖志櫛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儲木遂以命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今稱曰諸溪橋今且百年矣水齧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源委則知前人創始未有不爲經久計者自易木爲石蓋嘗買

田以爲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迺以田租屬之廣
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頽圯不顧
也計田之入歲爲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爲緇徒蚕食
之費孰若收其贏以助吾惠政于是以其租歸于官存五
之一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已俸十緡助之餘則于綱賞庫
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
起廢來者不容逭其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
不七旬而告功橋之趾創者一修半者二衡爲尺十有三
縱七十有四爲欄爲楹悉完之費八千二百九十四緡有
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爭助成之余懼夫郡
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故刻之石以紀始末

城隍廟聖政記

陳文蔚

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
唐李陰陽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成都
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
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于吳赤烏
二年高齊慕容假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又不獨
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土或遷
就傳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
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
南康皆以爲灌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
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眚庶是依
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矣